


外国  
微型小说  
100篇



WAIGUOWEIXING  
XIAOSHUO 100 PIAN

**外国微型小说一百篇**

拉·邦德等著

许世杰 杜石荣选编

责任编辑：少倩 易文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37,000 印张：12.125 印数：1—43,700

统一书号：10109·1778 定价：1.10元

## 目 录

前言	1
列车上遇到的姑娘〔印度〕 拉·邦德	3
沼泽地〔日〕 芥川龙之介	7
不鼓掌的人〔日〕 藤森成吉	11
竹叶〔日〕 川端康成	14
石榴〔日〕 川端康成	18
雨伞〔日〕 川端康成	22
某君恋爱小史〔日〕 星新一	25
怪药〔日〕 星新一	30
人质〔日〕 星新一	33
隔音装置〔日〕 星新一	37
强盗的苦恼〔日〕 星新一	40
哭泣的女人〔日〕 安部公房	44
一个死气沉沉的下午〔叙利亚〕 沃·伊克拉西	47
小杜果〔土耳其〕 苏·得尔威希	52
一个老人的问题〔埃及〕 穆·阿里	56
跳神〔巴西〕 维里西莫	59
邂逅〔巴西〕 维里西莫	62

最近的一天·····〔哥伦比亚〕	加·马尔克斯	66
狗的夜宵·····〔厄瓜多尔〕	何塞·库阿德拉	71
我的那只狗·····〔澳大利亚〕	亨利·劳森	76
他母亲的伙伴·····〔澳大利亚〕	亨利·劳森	81
隔篱之争·····〔澳大利亚〕	亨利·劳森	83
女岛民·····〔斐济〕	瓦·格里芬	86
琼斯的惨剧·····〔加拿大〕	斯·李科克	89
看画·····〔美〕	马克·吐温	93
光荣的事情·····〔美〕	马克·吐温	97
一小时的故事·····〔美〕	凯特·肖班	101
二十年以后·····〔美〕	欧·亨利	105
离别赠礼·····〔美〕	弗·达尔	110
桥畔的老人·····〔美〕	海明威	115
等待的一天·····〔美〕	海明威	119
开小差·····〔美〕	约翰·斯坦贝克	124
贼·····〔美〕	罗·小威尔逊	128
浪子归来·····〔美〕	彼德·哈米尔	133
中彩之夜·····〔美〕	约翰·格里克斯	137
在柏林·····〔美〕	奥莱尔	142
你哪能“非美”？·····〔美〕	阿特·布奇沃德	144
新鲜空气可以使你致命·····〔美〕	阿特·布奇沃德	147
古堡的秘密·····〔美〕	凯·邓拉普	150
爱的契约·····〔美〕	威尔·斯坦顿	154
玻璃柜里的拿破仑帽子·····〔美〕	玛·考姆洛夫	159

夜归人·····	[美]	爱伦·坡	164
法律门前·····	[奥地利]	卡夫卡	169
老人们·····	[奥地利]	里尔克	172
保险·····	[奥地利]	罗达·罗达	176
阿庆基“造反”·····	[芬兰]	本蒂·韩佩	180
侯爵夫人的粉肩·····	[法]	左拉	184
模特儿·····	[法]	罗布-格里耶	189
方向错误·····	[法]	罗布-格里耶	192
送到天堂里去的礼品·····	[法]	塞斯勃隆	195
地窖·····	[法]	塞斯勃隆	200
小事·····	[法]	塞斯勃隆	204
圣诞老太太·····	[法]	米·图尼埃	208
季节的开始·····	[德]	伊·朗格瑟	212
干船坞·····	[德]	安德莱斯	217
在桥头·····	[德]	亨·伯尔	222
悠哉游哉·····	[德]	亨·伯尔	226
弗利克斯回来了·····	[德]	艾·凯斯特纳	230
十全十美的丈夫·····	[英]	威廉·科贝特	233
深夜·····	[英]	曼斯菲尔德	235
我偷偷地看到·····	[英]	格·格林	239
兰道夫与朋友的聚会·····	[英]	约翰·列农	244
魔盒·····	[英]	大卫·洛契弗德	246
他们要学狗叫·····	[匈牙利]	米·卡尔曼	251
最大胆的梦想也是可以实现的！·····	[匈牙利]	厄尔凯尼	254

荣誉·····	[匈牙利]	厄尔凯尼	257
在科学之宫·····	[匈牙利]	厄尔凯尼	259
有什么新鲜事吗?·····	[匈牙利]	厄尔凯尼	261
新成语·····	[匈牙利]	厄尔凯尼	264
遭殃的机关·····	[匈牙利]	久·莫尔多瓦	266
诚实致富记·····	[荷兰]	埃·赞特涅夫	270
那双手·····	[葡萄牙]	儒利奥·丹塔斯	275
罗马尼亚的大地主·····	[罗马尼亚]	约恩·卡拉迦列	278
生活点滴·····	[罗马尼亚]	伯耶舒	282
新战士·····	[南斯拉夫]	罗·乔拉科维奇	286
半张纸·····	[瑞典]	奥·斯特林堡	289
一杯咖啡·····	[瑞士]	魏格曼	293
穷苦人·····	[俄]	列夫·托尔斯泰	296
横祸·····	[俄]	契诃夫	301
一首田园诗·····然而, 呜呼!·····	[俄]	契诃夫	305
宝贝狗·····	[俄]	契诃夫	309
失败·····	[俄]	契诃夫	313
高兴·····	[俄]	契诃夫	316
柯留沙·····	[苏]	高尔基	320
窍门·····	[苏]	左琴科	324
当你凭良心办事的时候·····	[苏]	阿勃拉莫夫	328
新年枞树·····	[苏]	阿勃拉莫夫	332
活的火焰·····	[苏]	诺索夫	335
聊天·····	[苏]	别洛夫	339

母亲的来信·····	[苏]	克拉夫琴科	343
有过这样一件事·····	[苏]	克拉夫琴科	347
妈妈·····	[苏]	克拉夫琴科	351
前妻·····	[苏]	克拉夫琴科	353
施工的苦恼·····	[苏]	达·谢尔盖	356
公民证·····	[苏]	马里纳特	360
装电话·····	[苏]	马里纳特	363
预演·····	[苏]	杜姆巴泽	367
大操大办的婚礼·····	[苏]	济斯金德	371
一道三个未知数的算题·····	[苏]	巴赫诺夫	375
身教言教·····	[苏]	勃罗多夫	379

## 前 言

近些年来，在我国文坛，微型小说创作出现了新的热潮。在国外，这类小说也颇盛行，它们被称作“超短篇”、“极短篇”，有的也被称作“微型小说”、“一分钟小说”。我们从全国部分报刊和外国文学集子上译介的这类作品中，择选了一百篇，汇成一集出版，以飨广大微型小说爱好者，并希望借此对我国微型小说崛起的这股势头有所推动。

《外国微型小说一百篇》收选了二十六个国家不同时期的七十名作家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家在本国和世界文坛上都享有一定声誉，有些还是对世界文学做出了伟大贡献的艺术巨匠。

《外国微型小说一百篇》所收选的作品，力求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题材和风格的多样。这些作品大都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而运用现代派手法、具有一定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也酌量选入。这些均在两千字以内的作品，简练，含蓄，以小见大，“纸短情长”，耐人寻味，象一滴滴晶莹的露珠闪烁



着无穷无尽的色彩。

《外国微型小说一百篇》对大部分作家，在收选的首篇作品之前附有简介；对有些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为帮助读者理解，在“作者简介”中作了简要的说明；对部分译文还作了校正。本书是按洲别和国名首字的顺序编排的。

由于我们的水平和资料所限，选编工作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特别是由于时间仓促，收入本集的七十名作者中，有一部分尚未能了解其生平及写作情况，该文译者或其他同志如有知者，望赐教，以便重印时补上。

编者

一九八四年二月

## 列车上遇到的姑娘

〔印度〕 拉·邦德

我独自坐了一个座位间，直到列车到达罗哈那才上来一位姑娘。为这姑娘送行的夫妇可能是她的父母亲，他们似乎对姑娘这趟旅行放不下心。那位太太向她作了详细的交代，东西该放在什么地方，不要把头伸出窗外，避免同陌生人交谈，等等。

我是个盲人，所以不知道姑娘长得如何，但从她脚后跟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声音，我知道她穿了双拖鞋。她说话的声音是多么清脆甜润。

“你是到台拉登去吗？”火车出站时我问她。

我想必是坐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因为我的声音吓了她一跳，她低低地惊叫一声，说道：“我不知道这里有人。”

是啊，这是常事，眼明目亮的人往往连鼻子底下的事物

也看不到，也许他们要看的東西太多了；而那些双目失明的人，反倒能靠着其它感官确切地感知周围的事物。

“我开始也没看见你，”我说，“不过我听到你进来了。”我不知道能否不让她发觉我是个盲人，我想，只要我坐在这个地方不动，她大概是不容易发现庐山真面目的。

“我到萨哈兰普尔下车。”姑娘说，“我的姨妈在那里接我。你到哪儿去？”

“先到台拉登，然后再去穆索里。”我说。

“啊，你真幸运！要是我能去穆索里该多好啊！我喜欢那里的山，特别是在十月份。”

“不错，那是黄金季节，”说着，我脑海里回想起眼睛没瞎时所见到的情景：漫山遍野的大丽花，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更加绚丽多彩。到了夜晚，坐在篝火旁，喝上一点白兰地，这个时候，大多数游客离去了，路上静悄悄的，就象到了一个阒无人烟的地方。

她默然无语，是我的话打动了她，还是她把我当作一个风流倜傥的滑头？接着，我犯了个错误，“外面天气怎么样？”我问。她对这个问题似乎毫不奇怪。难道她已经发觉我是个盲人了？不过，她接下来的一句话马上使我疑团顿释，“你干吗不自己看看窗外？”听上去她安之若素。

我沿着座位毫不费力地挪到车窗边。窗子是开着的，我脸朝着窗外，假装欣赏起外面的景色来。我的脑子里能够想象出路边的电线杆飞速向后闪去的情形。“你注意到没有？”我冒险地说，“好象我们的车没有动，是外面的树在动。”

“这是常有的现象。”她说。

我把脸从窗口转过来，朝着姑娘，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默默无语。“你的脸真有趣。”我变得越发大胆了，然而，这种评论是不会错的，因为很少有姑娘不喜欢奉承。

她舒心地笑了起来，那笑声宛若一串银铃声，“听你这么说，我真高兴。”她道，“谁都说我的脸漂亮，我都听腻了！”

啊，这么说来，她确实长得漂亮！于是我一本正经地大声道：“是啊，有趣的脸同样可以是漂亮的呀！”

“你真会说话。”她说，“不过，你干吗这么认真？”

“马上你就要下车了。”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谢天谢地，总算路程不远。要叫我在这里再坐二、三个小时，我就受不住了。”

然而，我却乐意照这样一直坐下去，只要我能听见她说话。她的声音就象山涧淙淙的溪流。她也许一下车就会忘记我们这次短暂的相遇，然而对于我来说，在接下去的旅途中我会一直想着这事，甚至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也难忘怀。

汽笛一声长鸣，车轮的节奏慢了下来。姑娘站起身，收拾起她的东西。我真想知道，她是挽着发髻，还是长发散披在肩上？或是留着短发？

火车慢慢地驶进站。车外，脚夫的吆喝声、小贩的叫卖声响成一片。车门附近传来一位妇女的尖嗓音，那想必是姑娘的姨妈来接她了。

“再见！”姑娘说。

她站在靠我很近的地方，从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撩拨

着我的心房，我想伸手摸摸她的头发，可是她已飘然离去，只留下一丝清香萦绕在她站过的地方。

门口有人相互撞了一下，只听见一个进门的男人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声：“对不起”。接着，门“砰”地一声关上，把我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列车员嘴里一声哨响，车就开动了。

列车慢慢加快速度，飞滚的车轮唱起了一支歌。车厢在轻轻晃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摸到窗口，脸朝窗外坐了下来。外面分明是光天化日，可我的眼前却是一片漆黑！现在我有了一个新旅伴，也许又可以小施骗技了。

“对不起，我不象刚才下车的那位吸引人。”他搭讪着说。

“那姑娘很有意思。”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留着长发还是短发？”

“这我倒没注意，”他听上去有些迷惑不解，“不过她的眼睛我倒注意了，那双眼睛长得真美，可对她毫无用处——她完全是个瞎子，你注意到了吗？”

卞慧明 译

（选自《百花园》1983年第10期）

## 沼 泽 地

〔日〕 芥川龙之介

**【作者简介】**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时期的著名作家，“新思潮”文学流派的代表，他只从事过十年多的创作活动，就自杀身死。他留下了一百四十几篇优秀的短篇小说。

《沼泽地》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不为社会所容的画家的形象。

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画展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说“发现”未免有些夸大，然而，惟独这幅画就象被遗忘了似的挂在光线最幽暗的角落里，框子也简陋不堪，因此说“发现”也未尝不可。记得标题是《沼泽地》，画家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画面上也只画着浊水、湿土以及地上丛生

的草木。对一般参观的人来说，恐怕是名副其实的不屑一顾的吧。

然而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尽管画的是郁郁葱葱的草木，却丝毫也没有使用绿色。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到处涂着混浊的黄色，就象潮湿的土墙一般晦暗的黄色。莫非这位画家真的把草木看成这种颜色吗？也许是出于某种癖好，故意加以夸张吧？——我站在这幅画面前，一面对它玩味，一面不由得心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里蕴蓄着一股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画得那么精细，甚至使人联想到踏上去时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踏上去“噗哧”一声，会没过脚脖子。我在这幅小油画上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说实在的，挂在同一会场上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小小的油画相抗衡。

“很欣赏它呢！”有人边说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觉得恰似心里的什么东西被惊吓掉了，就猛地回过头来。

“怎么样，这幅画？”对方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着《沼泽地》这幅画努了努他那刚刚刮过的下巴。他是一家报纸的美术记者，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着时新的淡褐色西装。

这个记者以前曾经给过我一两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

勉强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吗？这可有意思啦。”记者捧腹大笑。

大概是被他这声音惊动了吧，左近看画的两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朝这边望了望。我越发不痛快了。

“真有意思。这幅画本来不是会员画的。可是因为作者本人曾反复念叨非要拿到这儿来展出不可，经他的遗族央求审查员，好容易才得以挂在这个角落里。”

“遗族？那末画这幅画的人已经故去了吗？”

“死了。其实他生前就等于死了。”

终于，好奇心战胜了我对这个记者的反感。我问道：“为什么呢？”

“这个画家老早就疯了。”

“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疯着的吗？”

“当然喽。要不是疯子，谁会画出这种颜色的画呢？可你还在赞赏，说它是杰作哩。这可太有趣儿啦！”

记者又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他大概料想我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要不就是更进一步，想使我对他鉴赏力的优越留下印象吧。然而他这两个指望都落空了。因为他的话音未落，一种近乎肃然起敬的感情，象难以描述的波澜震撼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十分郑重地重新凝视这幅《沼泽地》。我在这张小小画布上再一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躁与不安所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

“不过，听说他好象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呢。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记者露出爽快的样子，几乎是高兴般地微笑着，这就是无名的艺术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人世间换到的唯一报偿！我浑身奇怪地打着寒战，第三次审视这幅忧郁的画。画面上，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宛如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本身一般……

“是杰作。”我盯着记者的脸，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

文洁若 译

（选自《百花洲》1981年第2期）